

运用心理危机干预缓解中国器官捐献文化敏感性

张晓曼 冯雷

【摘要】 随着我国政府对器官捐献工作的不断推动,中国公民对器官捐献的认识不断提高。然而,中国的器官捐献并非是单纯的管理、医学或伦理问题,而是涉及个人与家庭、身体的部分与整体、死亡生物性与文化性、生命的赠予与回馈以及器官的分配和公平性等社会文化问题。因此,中国的器官捐献工作不能完全照搬国际相关经验,需要反思并结合中国的文化与国情,构建符合中国文化与国情的器官捐献体系。本文主要对中国器官捐献的文化敏感性现状、文化敏感性内涵与器官捐献的冲突、心理危机干预用于器官捐献协调领域以缓解该领域的文化敏感性等方面做一综述。

【关键词】 器官捐献;协调员;协调工作;文化敏感性;心理危机;危机干预;信仰

【中图分类号】 R617, R39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7445(2019)01-0013-04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是目前中国器官移植供体的最主要来源渠道(极少部分为亲属捐献的活体移植)^[1]。影响中国公民器官捐献意愿的因素较多,包括传统风俗与宗教信仰、相关知识认知度与认同度、社会主流价值观及支持力度、政策与法律法规构建、政府公信力等^[2]。中国文化的特殊敏感性使器官捐献不仅仅是管理问题或医学问题,而是一个涉及个人与家庭、身体的部分与整体、死亡生物性与文化性、生命的赠予与回馈以及器官的分配和公平性等社会文化问题^[3]。因此,中国的器官捐献体系建立不能照搬国际相关经验,只有反思和参照其器官捐献体系背后的文化背景与理念,合理诠释我国公民的个人决定权的真正意义与内涵,从根源上解决文化敏感性给公民精神心理上造成的困扰与问题,才能构建符合中国文化与国情的器官捐献体系,从而进一步推进全面开展器官捐献工作。本文主要对中国器官捐献的文化敏感性现状、文化敏感性内涵与器官捐献的冲突、心理危机干预用于器官捐献协调领域以缓解该领域的文化敏感性等方面做一综述。

1 中国器官捐献的文化敏感性现状

器官捐献在深层次上触及了捐献者及其家属的价值观^[4]。死亡捐献家庭取向、身体死亡跨文化取向及捐献意

识形态取向构成了中国器官捐献的文化基础,也是中国特有文化敏感性的重要内涵。

1.1 器官捐献者自己决定权与家庭取向的现实冲突

在中国特有的文化敏感性下,死亡的意义不仅是个体生理功能的消失,而是一个家庭,乃至相关家族成员的心理危机,必须考虑到个人与家庭的关系以及死亡后的家庭情境。因此,对逝者器官的捐献作为扩大的家庭事务,就变成了家庭成员的共同决策,家属的确认同意在实际器官捐献中具有更为突出的重要性作用,最终决定权掌握在家属手中。

1.2 死亡生物性与身体死亡跨文化取向的现实冲突

死亡,在中国传统文化意义里,并非意味着生命的终结,而可能是生命的另一种存在形式^[5]。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提法:对死者身体的不恰当处理剥夺了其作为人的完整性而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过程,会给死者灵魂带来不安或引来对生者的报复。这样的死亡观念使人们将一系列复杂的信仰、情感和行为附加于这个只与机体相关的生物现象,从而使它具有了独特的性质,最终导致器官捐献意愿受阻。

1.3 生命的循环与捐献意识形态取向的现实冲突

器官捐献存在“礼品”与“商品”两种意识形态的现

DOI: 10.3969/j.issn.1674-7445.2019.01.013

基金项目: GRANT AGREEMENT FOR AN ACTION WITH MULTIPLE BENEFICIARIES (2016-3797/001-001)

作者单位: 100730 北京医院医务处 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张晓曼);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重症医学科(冯雷);张晓曼、冯雷为共同第一作者

作者简介: 冯雷,男,1976年生,主治医师,研究方向神经外科与重症医学,Email:15301059245@189.cn

通信作者: 张晓曼,女,1981年生,主管护师,研究方向为医学心理与心理健康,Email: zhangxiaoman3163@bjhmoh.cn

实冲突。一是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器官捐献被称为“生命的礼物”,由于供受双方并非处于同一时空关系中,不能依靠单纯的回馈形成互惠互利关系。因此,只能以社会为载体,通过“回报他人”或“回报社会”的方式进行间接回报,从而使持续的匿名礼物关系得以维持和循环。二是利己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不少人将人的身体看成是可以自己处理的财产,潜意识中有着“商品”的定义,从而会有从器官捐献中索取某些经济回报的想法。如何诠释并平衡两者的深层意义与关系,也是需要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2 文化敏感性内涵与器官捐献的冲突

中国传统文化的佛教、道教和儒家几千年来形成的思想观念中,对于人之身体的不同心理意识与认知直接影响了中国公民对于器官捐献的态度^[6]。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是不认同器官捐献的^[7]。佛教的“轮回”之说、道教“道法自然”、儒家对“家”和“亲情”的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对亲人的“仁义”、“孝道与尊重”若不加引导或引导不当,就会致使潜在器官捐献者家属出现负面心理情境或抗拒心理,最终导致器官捐献意愿受阻。如此种种文化敏感性内涵与器官捐献冲突,都有待于我们去化解。

事实上,器官捐献实质上就是运用科学手段真正实现传统意识中的“轮回”,使凋零的生命在另一个载体上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得以延续,实现了传统观念对生命“轮回”的愿望,使生命自此生生不息,不再是形同虚设的精神寄托。

同时,正面理解“仁义”、“孝道与尊重”以及“舍生取义”的内涵,为亲人做出正确而理智的抉择,使他们在生命的终点能够以另一种形式重生并救助他人生命,更是对“孝道与尊重”的深刻理解与升华。

3 心理危机干预应用于器官捐献协调领域以缓解文化敏感性

当一个人面临突然或重大生活困难情境超过了他的承受能力时,这个人就会产生暂时的心理困扰,这种暂时性的心理失衡状态就是心理危机^[8]。潜在器官捐献者家属心理危机的产生是由于其突然面对亲人生命的重大变故,而使其自身感到难以面对、接受、解决和把握,正常的生活和情绪受到干扰,内心的紧张与焦虑不断积蓄,续而出现无所适从甚至思维和行为的紊乱,进入危机状态。在潜在器官捐献家属处于心理危机期时,帮助他们认识、接纳、重建器官捐献理念,将器官捐献视为一种崭新的生命延续方式,改变传统认知偏见,是提高器官捐献率的有效途径。

器官捐献协调工作要在潜在器官捐献者家属心理危机期内进行,与时间争秒、与旧俗辩驳,为此,器官捐献协调员需要掌握心理危机的原因、特征、历程、转移的同时,迅速而准确锁定危机干预对象、有效评估危机状态、制定

并随时调整危机干预策略,寻找最佳的会谈时机与切入点,适时向潜在器官捐献者家属提出器官捐献选择权。从而使协调员在帮助家属顺利渡过心理危机的同时,双方共同达成器官捐献共识。只有这样,我国器官捐献事业才能突破传统文化和敏感性的壁垒走向持续发展。

3.1 心理危机干预的目标原则

心理危机干预是指对心理危机状态的个体给予关怀、支持及使用一定的心理咨询与治疗方法予以援助,使之恢复心理平衡,安全渡过危机^[9]。器官捐献协调员对潜在器官捐献者家属进行心理危机干预的目的包括:(1)即刻进行情绪与心理内环境急救,以缓解压力事件对其造成的冲突。(2)通过及时的治疗性澄清与方向性引导,在增强家属现实应对与统合认知能力的同时,使其冷静理解、主观认同并理性接纳器官捐献的现实价值与积极意义。

心理危机干预包括3个层次的目标,最低层次目标的核心是劝阻,中级层次目标的核心是恢复,最高层次目标的核心是发展^[10]。协调员在器官捐献协调现实工作开展过程中,首先要劝阻传统理念对家属意识的干扰,挖掘并使其接受深层次的内涵意义,其次要帮助家属恢复理性的认知与心理,最后协助其发展(建立)对器官捐献的新认知与理念,选择新的载体实现愿望。整个心理危机干预需遵从针对性、支持性、行动性、正常性、完整性及保密性的基本原则。

3.2 心理危机的发展历程及心理危机干预的切入层面

准确把握潜在器官捐献者家属心理危机的不同时期,并结合不同时期特点分层次逐步展开危机干预,可以在帮助潜在器官捐献者家属顺利渡过危机期、接受现实的同时,找到最佳的器官捐献意愿切入点,化解困扰并解决问题,最终达成器官捐献共识与意愿,提升器官捐献成功率。

潜在器官捐献者家属的心理危机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1)前危机期,家属处于平衡状态,暂时能够应付家人变故的应激事件,思想尚处于积极阶段,但由于病情的不可逆转已经开始有不安情绪。前危机期家属意识尚处于积极救治阶段,协调员应结合患者病情演变与发展进行沟通,建立初步信任关系,同时尽可能全面了解并掌握与患者及其家庭相关的一切事宜。(2)冲击期,通常发生在高强度刺激发生的前若干小时(如病情瀑布式恶化),家属多表现为不合理思维、焦虑、惊恐,个别会出现意识不清,家属需要协调员的理解、认同与陪伴,而不是进行选择,因此协调员不宜在冲击期正式提出捐献话题。然而,此时潜在器官捐献者病情演变快速,协调员可因地制宜、因人施方地协助并指导家属理性面对和规划善后。(3)危机期,是由冲击期的表现持续加重而来,表现为不能解决面临的困难、退缩、否认问题的存在或形成不适当的投射。此时家属的紧张和焦虑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处于一种渴求解脱的状态,会感到巨大的痛苦,容易接受他人的帮助。危机期是最佳的器官捐献会谈切入时机,适宜正式提出器官捐献选择权,协调员要抓住一切有利条件,紧凑而系统地

全面推进工作。(4) 适应期, 家属已接受现实, 并在自身或外界的帮助下采取了一些方式来应对危机, 从而取得了一定的干预效果。此期协调员应指导家属理性、冷静面对并理解器官捐献的真正内涵, 进一步引导并确认家属捐献意愿。(5) 后危机期, 家属会变得更成熟和理性, 此时捐献意愿通常已经确认, 协调员要协助家属细化完成捐献相关手续, 并着手协调安排后续相关工作。

处于危机期中的潜在器官捐献者家属通常要经历 4 个阶段: (1) 第 1 阶段, 当家属感受到变化或即将出现变化时, 内心基本平衡被打破, 表现为警觉性提高。处于此阶段的家属多半不会向他人主动求助。此时协调员的工作重点应为建立具有良好亲和力的信任关系, 同时收集与患者捐献相关的所有医疗与非医疗信息。(2) 第 2 阶段, 经过努力与尝试, 家属发现自己无法解决问题, 其焦虑程度增加, 此阶段家属开始有求助动机。协调员要积极理解认同, 而不是反对指正, 待适宜的时机提出与器官捐献相关的选择性建议。(3) 第 3 阶段, 经过求助后未能有效解决问题, 家属内心紧张程度持续增加, 此阶段中家属的求助动机最强, 最容易受到他人的暗示与影响。此时, 经过前期的多角度接触, 协调员与家属双方通常已经建立良好的信任与帮扶关系, 是提出器官捐献的最佳切入阶段^[11]。(4) 第 4 阶段, 如果家属经过前 3 个阶段仍未有效解决问题, 很容易产生习得性无助, 会失去希望与信心, 甚至产生怀疑和动摇。此期双方若还未就器官捐献达到共识与认同, 那么, 家属对协调员的信任度与依赖度会降低, 如果还考虑继续跟进病例而试图完成器官捐献, 建议更换协调员进行有效转介。

3.3 器官捐献协调员应具备的心理危机干预技巧

器官捐献协调员作为器官捐献各环节工作开展与推进的重要一员, 是对潜在器官捐献者家属进行危机干预的直接工作者, 必须要面对并经历潜在器官捐献者家属诸多突发且递增的危机情境与事件。因此, 协调员需要有多领域、多学科知识及良好的心理素质, 不仅需要是医学专业人员, 而且承担着设计师、启蒙者、训练者、知识传递者、服务提供者与危机处理忠告者等多重角色。协调员基本特征贯穿工作的每一环节, 并对最终的成功捐献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要始终保持不评判的态度以及与家属保持情感帮扶关系^[12]。

首先, 协调员必须是具有丰富多样人生经验与渊博知识的完整人, 可以短时间内与家属达到共鸣, 并迅速建立信任关系。通过对传统文化内涵不同视角的诠释, 摆脱单纯的传授方式, 并向家属逐步传递其精髓与内涵, 使其从根源上改变观念。同时, 协调员要尽可能完整地理解家属言语的内涵, 核实其谈话内容的含义, 引导家属把心里顾虑全部表达出来。会谈中不要急于去反驳、否定或更正对方的观点, 更不要按照自己的标准或价值观作评价, 这样不仅不礼貌, 还会打断对方的思路, 造成思维上的混乱, 并会让对方感到紧张不安或觉得协调员并不是在帮助自己及家庭面对和解决问题, 而是另有企图。

其次, 协调员要具备有效的沟通技巧。倾听是建立良好关系的基本环节, 协调员有时候仅需倾听就可以有效地了解家属的现实困扰, 帮助其缓解思想上的压力, 并为下一步协调工作的开展与推进奠定坚实的基础。协调员应具备综合分析及判断能力, 领会家属言语与非言语的交流内容, 捕捉到家属准备与他人或协调员进行情感接触的状态, 在沟通过程中注意眼神交流以及端正态度, 通过言语和非言语的行为表现方式建立信任关系, 使得家属认可此次心理危机干预的过程。

再次, 协调员对潜在捐献者家属的心理危机干预通常是在不熟悉的环境中进行, 因此需要充沛的精力、良好的组织和定向能力以及系统的反应能力。由于器官捐献工作时限的特殊性, 协调员不能对错综复杂的问题进行慢条斯理的思考, 这就要求作为干预者的协调员必须对危机中不断出现和变化的问题与冲突作出迅速的反应和处理, 才能赢得最佳的谈话时机, 在有限的时间内与家属达成器官捐献的共识。

4 小结

国际上成熟的器官捐献体系制度不能兼顾中国文化的特殊敏感性。中国的器官捐献体系应该顾及我国特有的文化敏感性。协调员应分析潜在器官捐献者家属心理特点及危机状态, 并进行心理危机干预, 把握时机进行器官捐献协调工作, 解决中国传统文化敏感性给捐献者家属精神上造成的困扰与问题, 才能更有效推进我国的器官捐献工作。

参考文献:

- [1] 熊天威, 唐月娥, 杨扬. 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现状及管理探讨 [J]. 器官移植, 2015, 6(2): 71-74. DOI: 10.3969/j.issn.1674-7445.2015.02.02. XIONG TW, TANG YE, YANG Y. Current situ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investigation on 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 in China [J]. Organ Transplant, 2015, 6(2): 71-74. DOI: 10.3969/j.issn. 1674-7445.2015.02.02.
- [2] 曹翠萍, 黄海. 构建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社会宣教系统的策略 [J].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2015, 19(2): 300-304. DOI: 10.3969/j.issn.2095-4344.2015.02.026. CAO CP, HUANG H.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human organ donation social mission system in China [J]. Chin J Tissue Eng Res, 2015, 19(2): 300-304. DOI: 10.3969/j.issn.2095-4344.2015.02.026.
- [3] 余成普. 器官捐赠的文化敏感性与中国实践 [J].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54(1): 131-144. YU CP. Cultural sensitivity and Chinese practice of organ donation [J]. J Sun Yatsen Univ (Soc Sci Edit), 2014, 54(1): 131-144.
- [4] 悦皎星, 黄海. 构建国内器官捐献救助体系的思考 [J].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2014, 18(5): 785-796. DOI: 10.3969/j.issn.2095-4344.2014.05.022. YUE JX, HUANG H. Thoughts on constructing the donation assistance system in China [J]. Chin J Tissue Eng Res, 2014, 18(5): 785-796. DOI: 10.3969/j.issn.2095-4344.2014.05.022.
- [5] 李宇遐, 刘永君, 苏冰. 中国传统文化维度下的医学生生命观教育诠释 [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0, 27(7): 478-480. DOI: 10.3969/j.issn.1004-4663.

- 2010.07.018.
- LI YX, LIU YJ, SU B. Understanding the life idea education on medical students in dimens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J]. *Chin Health Serv Manage*,2010,27(7):478-480. DOI:10.3969/j.issn.1004-4663.2010.07.018.
- [6] 李恩昌,彭松,朱小宁,等. 关于我国器官捐献伦理社会体系建设研究进展的综述[J]. *中国医学伦理学*,2016,29(1):154-157.
- LI EC, PENG S, ZHU XN, et al. Review of research process on organ donation of ethic society system construction[J]. *Chin Med Ethics*,2016,29(1): 154-157.
- [7] 付成琴,权明桃,吴华炼,等. 我国公民器官捐献的态度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医学伦理学*,2016,29(3):448-451.
- FU CQ, QUAN MT, WU HL, et al. Analysis of the attitudes towards organ don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mong Chinese public[J]. *Chin Med Ethics*,2016,29(3):448-451.
- [8] 顾瑜琦,孙宏伟. 心理危机干预[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 [9] 杨顺良,黄丽婷,谭建明. 器官捐献后的心理救助[J]. *器官移植*,2016,7(2):89-93. DOI:10.3969/j.issn.1674-7445.2016.02.002.
- YANG SL, HUANG LT, TAN JM. Psychological rescue after organ donation[J]. *Organ Transplant*,2016,7(2):89-93. DOI:10.3969/j.issn.1674-7445.2016.02.002.
- [10] 叶小舟,余毅震,蒋继贤. 运用心理咨询理论与技能提高器官捐献成功率[J/CD]. *中华移植杂志(电子版)*,2017,11(1):37-40. DOI:10.3877/cma.j.issn.1674-3903.2017.01.009.
- YE XZ, YU YZ, JIANG JP. Improving the success rate of organ donation through the psychological theories and counseling skills[J/CD]. *Chin J Transplant (Electr Vers)*,2017,11(1):37-40. DOI:10.3877/cma.j.issn.1674-3903.2017.01.009.
- [11] 李育玮,邓云龙,叶启发,等. 家属对亲属器官捐献决定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J]. *医学临床研究*,2011,28(11):2033-2035. DOI:10.3969/j.issn.1671-7171.2011.11.001.
- LI YW, DENG YL, YE QF, et al. Influential factors and strategy of relatives' decision of organ donation[J]. *J Clin Res*,2011,28(11):2033-2035. DOI:10.3969/j.issn.1671-7171. 2011.11. 001.
- [12] 郑志,司晶,李志军,等.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现状与素质要求[J]. *武汉大学学报(医学版)*,2016,37(4):680-682. DOI:10.14188/j.1671-8852.2016.04.039.
- ZHENG Z, SI J, LI ZJ, et al. Novel consideration and cognition about organ donation coordinator[J]. *Med J Wuhan Univ*,2016,37(4):680-682. DOI:10.14188/j.1671-8852.2016.04.039.

(收稿日期 : 2018-10-15)

(本文编辑 : 石梦辰 吴秋玲)

(上接 54 页 from page 54)

- [15] GLORIOSO JM, MAO SA, RODYSILL B, et al. Pivotal preclinical trial of the spheroid reservoir bioartificial liver[J]. *J Hepatol*, 2015, 63(2):388-398. DOI: 10.1016/j.jhep.2015.03.021.
- [16] ZHOU P, SHAO L, ZHAO L, et al. Efficacy of fluidized bed bioartificial liver in treating fulminant hepatic failure in pigs: a metabolomics study[J]. *Sci Rep*, 2016, 6:26070. DOI: 10.1038/srep26070.
- [17] BUTTERWORTH RF. Pathogenesis of hepatic encephalopathy and brain edema in acute liver failure[J]. *J Clin Exp Hepatol*, 2015, 5(Suppl 1):S96-S103. DOI: 10.1016/j.jceh.2014.02.004.
- [18] 曾艳丽,高飞,魏君峰,等. 血栓弹力图评价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的凝血功能及预后研究[J]. *中华肝脏病杂志*, 2017, 25(1):32-37. DOI: 10.3760/cma.j.issn.1007-3418.2017.01.008.
- ZENG YL, GAO F, WEI JF, et al. Value of thromboelastography in evaluating coagulation function and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acute-on-chronic liver failure[J]. *Chin J Hepatol*,2017,25(1):32-37. DOI:10.3760/cma.j.issn.1007-3418.2017.01.008.
- [19] RAMANATHAN R, PETTINATO G, BEESTON JT, et al. Transplantation of human stem cell-derived hepatocytes in an animal model of acute liver failure[J]. *Surgery*, 2015, 158(2):349-359. DOI: 10.1016/j.surg.2015.04.014.

(收稿日期 : 2018-10-28)

(本文编辑 : 邬加佳 吴秋玲)